

361

春秋分記

1111

1111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七

宋程公說撰

晉世本第五

平公

昭公

平公

諡瀆執事
有制曰平

名彪悼公子襄十五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昭十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襄公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

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湏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夏五月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傳見許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

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

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順河東行故曰下會

于湏梁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

邾莒數侵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邾莒在齊且曰通齊楚之使

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大夫盟齊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董仲舒繁露竹林篇云湔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

經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

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弑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言夢見獻子

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

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

雙玉曰轂

而禱曰齊環

齊靈公名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

神主曾臣彪

晉平公名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

悉薦

反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

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外

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

詩音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己亥焚雍於用切

門及西郭南郭劉難乃多切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

門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秋

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靈公冬叔孫

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

即祝柯

曰大母侵

小執邾悼公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

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

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

後曰鄭甥可

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
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二月甲寅卒而視

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

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
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夫也

自恨以
私待人

晁補之曰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
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為淺期也然
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
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目未合尸冷
乃合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為懷子之言

季武子如晉拜

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

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

如字

雨焉若常膏

古報

切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

冬十

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

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經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與晉平

經二十有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欒桓子

欒厲

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欒盈

范鞅以

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厲強逐范鞅奔秦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桓子妻宣子女盈之母

與其老州賔通幾

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

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

桓主欒厲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

謂宣子不為鰥責
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為同

公族大夫
鞅專其權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

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為下卿宣子使城著

晉地

而遂逐之

新注盈時無過獨平時多養士以此可疑

蓋有戰國四
公子氣象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

十子皆
盈黨

囚伯華

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譏其受
囚而不

能去知
音智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

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抑詩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馬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文烈

書曰聖有謨

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蘇廙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
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叔向父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
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
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
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
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魘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魘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

於尉氏

討姦之官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

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自掠之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

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禁錮欒氏盈使諸

侯不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

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

也

經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也欒盈猶在齊

經二十有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
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十月晉人
殺欒盈